



喺妳『細姐』啦（我為母親又帶來另一個苦難）。」晚飯過後，祇有母親帶著我回家，母親擁著我躺在床上，不住的飲泣，我不解地為她抹眼淚。母親沒有訴苦，我也不曉得安慰，母女相對無言，隱隱地凝固在這寂寞的暗夜裡。與母親相處，我一直拙於言語，不知如何開解，每每欲語還休，話語都卡在喉嚨裡，惟有默然相伴。

我的家從此就由父親、母親和細姐（我稱她為阿姐）三人經營。幸運地，他們甚少爭吵，家裡都營造一股和諧氣氛。我猜想他們都學會忍讓，也許把那些不滿和委屈都吞進肚子，甚或把它們送上雲端，隨風飄逝了。

接著，母親和阿姐各自生了幾個小孩，我由一個獨生女變成有八個弟妹的大家姐，家中食指浩繁，二妹和三妹，就要幫忙做家庭手工副業。繡花、安裝芭比洋娃娃，就是她們的課餘活動。而青少年的我（自私的我？）總是流連在外，找自己的夢想，意圖向遠處高飛。隨著升學的潮流，登上「四川輪」駛向寶島台灣。

畢業後，回到香港就業。順理成章，結婚、生子，組織了自己的小家庭。第一次坐月子的時候，母親所表現的緊張程度真是到了瘋狂的地步，除了事前早就浸好米酒，煲薑醋和曬好薑皮之外，更下令我要遵守以下的特別安排，例如：

窗戶要關上，窗簾要完全拉下；

不准洗澡。而抹身、洗面、洗腳、洗手祇准用煮沸的薑水；
不准落地行走；
半夜要起來吃五更飯。

當時，雖然受到不少同學的訕笑，也一一跟隨母親的意思去做。我深深的體會，母親在這段陪月過程，實質走過了她的療傷之旅。她盡情發揮母愛，撫慰她當日生我時，無親無故，陷於無助的苦楚，她全力的疼愛，保護她的女兒，不會受到風寒之侵襲，也讓她的內心小孩，重拾當日所渴望得到的照顧。

另有一件事，反映到母親重視家族親緣和勇

敢的一面：

當母親得悉孀居的伯娘有意再婚，她立即懇求她把兒子（我的堂兄）交由我家撫養，伯娘準備結婚，在情在理當然也帶著孩子回內地生活，可是，我的母親為了保存家族男丁血脈，便理直氣壯到法院申請，要爭取侄兒的撫養權，結果當然是敗訴了。我親愛的堂哥哥自此便與我失去聯絡（心中常常惦念著他）。這件案件，當時也有報紙報導，母親把那天的報紙收藏了好一段時間。

母親天性聰慧，雙手又靈巧，更愛追求知識，對父親感情不言而喻。丈夫娶妾後，她又有一種「母儀天下」的氣派，持家有道之餘，對所有子女都一視同仁。祇可惜健康和婚姻都不如意。到了晚年，母親隨我旅居加拿大，身邊有幾個孫兒寵著，總算享點清福（父親已去世多年）。一個夜闌人靜的晚上，母親和我又是默默無言的坐在小廳中，突然，母親喟然嘆氣，感觸輕語：「唉，明明一碗飯，都要分一半給別人吃。」這幾十年前，憋在心中的痛苦，終於解放出來！當年六歲的我，那個祇懂得揩淚的小女兒，此刻已經按捺不住，緊緊的攬著母親說道：「啊！媽媽呀，妳為我受的苦難真多，我帶給妳生命的折磨真是數之不盡。媽媽，我愛您，媽媽，不要難過。」

母親在 89 歲高齡離世，今年 (2011) 是她 96 歲冥壽，又是辛亥革命百年紀念。她受到新時代啟蒙，在封建與文明夾縫中生活，想獨立於男人，但又羞於被社會歧視，惟有背負心靈創傷活下來。她一生，反映上一代女性的命運。我感激母親用心的背誦國父遺囑，給我留下深刻的經驗和珍貴回憶，培養我對國家民族那份依戀情懷。記得在我六歲開學時，父母親為我舉行了一個隆重的開學禮，我在他倆及小學校長陪同下，向至聖先師孔子像行三跪九叩禮儀，算是成為杏林受教的一員，然後再由校長為我開筆，這難忘的一幕，一直鼓舞和推動我對讀書和求學的嚮往。謹以此文，在這辛亥革命百年紀念的十月，懷念母親，想念中國。

編者按：作者原文完成於 2011 年，
珍藏至今，藉母親節與讀者分享。
